



1939年北京故宮文物運到安谷時，臨時存放在這棟農舍裡。71年過去了，依然完好。

有幸。所以從選定古佛寺和宋祠等六座祠堂作庫房，到督促騰清庫房，培修庫房，從安排岷江大渡河沿岸的各個停泊點到入庫線路，從雇請繚夫到組織搬運工，他都十分認真負責。凡是故宮方面需要他協助的事，無不盡心盡力。

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人手不足，雇請了不少當地工匠幫助文物保護工作。其中有木工寶懷福、寶

有九千多箱故宮文物，為躲避日軍侵華，貯藏在樂山安谷長達八年，安谷人至今引以為榮。樂山有個農民，今年七十多歲，做生意發了財，他就出資修建了「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以紀念故宮文物存放樂山安谷這段歷史。樂山文史工作者魏奕雄先生因參與史料館策展，成為文物南遷史的研究者，撰成本文及〈那志良與故宮國寶遷峨眉〉、〈歐陽道達與故宮國寶遷樂山〉三文投寄本刊。（編者）

功侔魯壁——安谷人與故宮博物院

魏奕雄

搬寶與護寶

樂山安谷與故宮博物院，因為抗日戰爭時期國寶南遷的緣故，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在近八年的相處中，他們同舟共濟，相互支持，使故宮文物安然無恙，完璧歸趙。當一九三九年七至九月，九千多箱故宮文物，由重

慶經宜賓分二十七批陸續運到樂山，安谷鄉的數百農民參加了木船溯大渡河的拉繹和文物上岸後的起卸入庫工作，而這一斷斷續續前後兩個月時間的繁瑣搬運，能夠有條不紊，不出亂子，當時的安谷鄉鄉長劉釗對故宮職員的協助，功不可沒。劉釗同時也是

當地袍哥學舵把子，紅幫金生社長，一位有威望有才幹的地方實力派。他被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主任歐陽道達聘為顧問。雖然這只是個虛銜，劉釗卻覺得十分光榮，他認為像自己這樣的基層人物，能夠為皇帝金鑾殿搬來的珍貴文物服務，實屬三生

洪海、呂春洪、楊俊堂等，他們負責加固庫房樑柱，修補壁板，維修裝文物的木箱，製作堆放文物箱子的木架等。泥工只有宋治清一人，職責是翻蓋庫房的瓦，遇到下雨就巡查是否漏雨。勤雜工有易泰安、應泰全、王丕安、陳毓奎、龍海清、袁明富等，每當翻曬文物時，負責搬箱出庫、入庫。還有一個炊事員袁紹榮。這些人食宿都在自己家裡，每天早去晚歸，按時上下班。現今唯一還健在的只有木工寶洪海了，今年九十四歲。他告訴我，有木工活路幹就動鋸動斧，沒有活路就幫助抬木箱出去曬文物，每月工資三斗米（九十斤）。



今年81歲的任鳳祥婆婆，1946年（17歲）參加過故宮文物搬離安谷的活動。

服務時間最長的是易泰安，幹了八年，先後在宋祠、梁祠、易祠、趙祠和朱潘劉三氏祠照看。當文物由安谷遷重慶時，他奉命一路跟隨照料而到了重慶，一直服務到一九四七年五月，文物再遷南京，才返回樂山。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曾經到安谷，打算拜訪他，可惜他剛去世不久（時年九十二歲），只見到他的兒子。

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二



趙洪發老人98歲，1939年27歲，參加過搬運故宮文物進入朱潘劉三氏祠。



歐陽定武（左）因出生於嘉定（樂山）而得名，2010年6月將乃父歐陽道達的著作《故宮文物避寇記》贈送本文作者魏奕雄

很多人都去搬，我跟好朋友張桂英也一起去了。從祠堂到渡口，隔兩三丈遠就有一個背槍警戒的士兵，河中竹筏一個接一個，排出一里多長。我們背一轉，就發一個簽，回去後交簽領工錢。

友情與愛情

故宮博物院的職員，守衛部隊與安谷人民建立了十分友好的情誼。泊灘村家境富裕的楊俊明將自己的田地劃出五畝，無償提供給警衛連種菜。安谷小學擴建時，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捐助了銀元二百塊。故宮研究員梁廷焯老先生祖孫三代，與泊灘村三組農民羅海清合住在任華元的房子裡。先是羅海清租用任家比較寬敞的房屋。文物遷安谷後，羅海清見梁廷焯尋找住房，就主動騰出一間來。梁廷焯的大兒子梁匡忠也是故宮職員，先在安谷易祠服務，一九四二年冬調峨眉管理土主廟裡的文物，與峨眉縣城一糖果店老板女兒劉玉娥喜結良緣，在峨眉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峨生」，在安谷生了一個女兒，叫

「嘉生」。這跟歐陽道達給在安谷出生的兒子取名「定武」一樣，都寄寓著他們對樂山（嘉定）的深情厚意。梁廷焯的二兒子梁匡啓，剛來時在安谷當小學老師，一九四五年轉為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臨時助理員。梁廷焯認羅海清年幼的孩子作乾兒子。梁匡啓為他取名羅樹安，帶他去上學，為他買了書，幫他裝訂好作業本。當文物遷往重慶時，梁廷焯提出將羅樹安帶走。因為是獨子，羅海清捨不得他去。臨走時，羅海清全家出動，將梁氏三代的行李搬到河兒灣，送上竹筏。

管理陳祠的故宮職員孫家畊，與安谷場鎮上女青年王金華戀愛結婚。文物東遷後，孫先生攜妻回原籍甘肅，在蘭州鐵路局子弟中學任教，直到退休，今夫婦猶健在。住在朱潘劉三氏祠的中央博物院尹煥章（字子文），與樂山附近健為縣小學教師鄧文君由相識到相戀、結婚，生女鄧嘉思。鄧嘉思現在是在南京博物院研究人員。

年代起，就開始收集鉤沉當年護寶的史料。由於長期受到「左傾」的思想的影響，進展相當艱難。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曾經頒贈安谷六祠「功伴魯壁」匾額，以旌表保護文物的功績。王德才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了已經成為農戶門板、壁板和桌板的陳祠、易祠、趙祠的「功伴魯壁」木匾殘塊，而朱潘劉三氏祠、宋祠和梁祠的，至今沒能找到。他將這些殘塊的拓片相接復原，拼湊成一張完整的匾額拓

片，送交樂山市中區地方志辦公室。一九九九年我到安谷時，他送了一張拓片照片給我，我以手頭擁有的故宮南遷資料回贈。王德才將收集到的資料寫成《故宮博物院在安谷》一文，一九九二年刊登於樂山市中區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他的熱心和執著，令人感動。後來中央電視台、四川電視台、四川日報和樂山日報等，都採用了王德才老人家提供的史料。

曾經擔任中共安谷鎮黨委書記的魯道洪同志，也熱心於國寶南遷史料的收集。他整理了《抗日戰爭時期故宮博物院南遷紀事年表》和《故宮博物院在安谷期間的管理機構及職員情況》，已屬不易；又以故宮國寶藏安谷為背景，創作了四萬字的中篇小說《功伴魯壁》，由《沫水》雜誌二〇〇二年第二、三期連載，更是難能可貴了。

安谷泊灘村民營企業家王聯春先生，為家鄉曾經護藏國寶八年深感自豪。這位年過七十，腳有殘疾的老農，雖然沒有什麼文化，卻決心傳承

警衛安谷文物的軍事委員會直屬特務團二營五連連長馮昌運上尉，字達人，安徽宣城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四期畢業。到安谷時年僅二十四歲，刻苦好學，業餘時間過大渡河，到樂山城裡武漢大學聽課，進修語法。他與安谷鄉程黃村（今雙水村）農家女肖鏡明喜結良緣，生子馮辰和肖仰舒。一九四九年以後，馮昌運先後在樂山城區中心小學、樂山師範學校和健為縣教師進修校任教，當選過健為縣政協常委、樂山市人大代表。一九八一年三月病逝，葬於安谷雙水村，永遠地與安谷這片熱土融匯在一起。二〇〇九年四月，肖鏡明辭世，合葬一墓。

一位警衛連的排長魯大居，安徽人，與安谷回龍村一位姑娘成婚，一九四七年初退役留在安谷務農，一九六〇年病故。

懷念與傳承

安谷人民懷念保護故宮文物近八年的光榮歷史。年逾八旬的安谷糧站退休職工王德才，從二十世紀八十

中華傳統文化，於二〇〇九年毅然將多年的積蓄，用來修建「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作為對青少年進行愛國教育的場所。這一舉動，得到原泊灘村書記劉文龍的大力支持。王聯春委託筆者策劃史料陳列佈展事宜，促使我進一步挖掘搜尋相關資料。

故宮文物是五千年華夏文明的深厚積澱，是極其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每一件都閃爍著絢爛多彩的光芒，凝聚著一段厚重而輝煌的歷史；每一件都承載著故宮人冒著炮火和硝煙顛沛十多年流離十多省的艱辛，和不惜以身家性命典守的感人經歷；其中停留在樂山安谷九千多箱文物則承載著安谷人民與故宮人同甘共苦，肝膽相照的史實。

故宮文物南遷是戰爭年代一場艱苦卓絕的文化長征，是國難當頭中華兒女捨身取義拯救文化的一次偉大壯舉，是人類文化史上空前的守護傳奇。樂山人民參與其中，幸莫大焉。我們自當將這種不屈不撓傾力保護文化遺存的精神，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二〇一〇年一月於樂山